

万物

## 冬天藏在白菜里

□ 徐雨昕

儿时,在关于初冬的记忆里,总有白菜的身影。

寒风阵阵的冬季,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凉意,仿佛连阳光也透着几分疏离的清冷。每当这个时候,外婆便开始忙碌起来,准备采收院子里种的白菜作为过冬的储备蔬菜了。

白菜棵棵硕大,白如脂,翠如玉,在我的家乡极为常见。提前储备好百十斤白菜留作过冬,曾经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。

每当到了大人们要储备白菜的时候,我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就早早地、齐齐地跑到院子里。储备冬菜是件需要邻里街坊互相帮忙、集体劳作的体力活,但在我们小孩子眼里,抱着白菜跑到墙角,再一棵棵码整齐,是件既有趣又极有仪式感的游戏。

白菜是冬季饭桌上的绝对主角。单调的食材,每天都要重复出现,很难不让人厌烦,但是外婆总有她的办法。酸辣白菜片清爽又开胃,我每次都能就着这道菜吃上一大碗白米饭;把肉馅剁碎,再裹上切好的白菜片,齐齐码在细碎的干虾仁上,上锅蒸熟,就是鲜甜的蒸白菜卷;捞出一棵酸菜,细细切丝,再配着肉片一起炖熟,一锅酸菜肉片的香气足以蔓延到家里的

每个角落。

白菜甘甜,多汁又清爽,可以和任何食材完美融合到一起。无论是炖菜、炒菜、做馅料、凉拌甚至是做酸菜,都能让你发现它的特别之处。

外婆的巧思不光是在烹饪上,就连切掉的白菜根,都能在外婆的手里变成家中的点缀。白菜的根部用小刀削平,再剥掉外面的菜叶,只留菜心,放到透明的玻璃小碗里,就能变成水培的白菜花。黄色的白菜花小巧明艳,细细碎碎,在冬日里充满了灵动的美,也让原本枯燥乏味的冬天多了许多小惊喜。

外婆就是这样,用自己的心思和对生活的热情,一点一点地将朴实无华、平平淡淡的白菜,融进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,也沉淀在我对冬天的记忆里。

又是一年冬季到。

如今,蔬菜品类丰富,人们再不会被寒冷的季节局限住食材了,囤积白菜过冬也慢慢不再是人们生活里的必选项了。但每当看见冬天里的白菜,我的心里依然会涌出一种暖暖的踏实,那是一种藏在白菜里的,专属于冬天的美好。



旧事

## 桂花香里的往事

□ 段德谦

每每闻到扑鼻的桂花香,我都会想起1978年开学的那天。恰逢其时,云南省恢复中考,由省里统一命题,我幸运考到离家16公里远的富源二中读高中,和我一同考上的还有同村的马同学。一下考上两个高中生,这在当时交通靠走,电话靠吼、电路不通的小山村里,是件很大的事。

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时,母亲把她的嫁妆——一只没有油漆过的小白木箱子找出来,擦了又擦,洗了又洗,说给我带到学校装行李和饭票。能得到母亲如此厚爱,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开学那天,一大早,父母起床煮好饭菜后,喊我起来。吃过早饭,父亲和马同学的父亲送我们到校报到。富源二中在黄泥河镇上,第一次走进校园,我看着宽畅的校园,排列有致的教室、宿舍、实验楼等,感到很新奇,我暗自窃喜:这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啊!

父亲回家了,我在陌生的环境中怅然若失。下午交书费学费领书,在一栋平房前面,排了好长的队,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,站在陌生同学群中,一股浓浓的花香袭来,我吸吸鼻子,听同学小声说:“桂花真香啊!”第一次闻到这么沁人心脾的花香,顿感神清气爽,忘了离家的怅然。

很快,我进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。记得班主任张卓老师刚从曲靖师范学校毕业,分配来教物理。她上课时常穿一套白色制服,严中带慈,慈中有严,我们对她又怕又爱。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,至今记忆犹新。她上课,前几分钟就在黑板上写下这节课要掌握的

知识点,然后让我们预习并在书上标出不懂的地方后,才开始讲课。她讲课重点突出,善于引导同学寻找规律,用简洁的语言归纳总结解题方法。课毕,她把知识点总结成朗朗上口的口诀并板书在黑板上,要我们工整地记下笔记,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的物理笔记本。看着已经发黄的纸张和红笔标注的地方,就知道那时读书所下过的功夫。

从富源二中高中毕业后,我如愿考取了楚雄农校蚕桑专业,农民出身的我,本想与农业相伴一生。不想,阴差阳错,走上三尺讲台,一千就是一辈子。

张老师是我教书的楷模,40年来,我一直致力于做个学生喜欢的老师,让他们喜欢我教的学科。新学期桂花香时,当我听到新同学的一声声“老师好”,我总是倍感开心。

如今,我居住的院子栽满了桂花树,金桂、银桂、四季桂都有,一年四季,桂香怡人,特别是中秋前后,细细碎碎的桂花团团簇簇的,令人陶醉。

满院的桂花香勾起了陈年往事。难忘的高中时光,浓浓的乡音,回忆一缕一缕,在桂花香中重现,在我的心间萦绕。

吉城晚报  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

市井

## 人间温暖

□ 依永元

人生旅途中,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他乡遇到一些困难,这时候他人的点点善意,就像一股股暖流,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

霜降那天,岳父打电话来说,他们已经把霜降粑做好了,叫我自己回家拿。壮族人家的风俗是霜降那天要吃霜降粑。据说在这天吃了霜降粑,冬天哪怕再冷再冻,脸部皮肤也不会破裂。

岳父家离县城约有8公里的路程。有两条路可走,一条是顺着乡级柏油公路进去,路好走,但路程较远;另一条是村级水泥路,路面较窄,弯道多,出县城后穿过一个寨子,再走两公里左右,就到了。

已是深秋时节,但南方依然每日阳光灿烂,温暖和煦,到处一副祥和的景象。想到去岳父家一路上的乡村田园风光,我毫不犹疑地选择骑电瓶车去。遗憾的是我忘了检查车的蓄电是否充足,刚刚出城,在郊外爬了两个小坡,路过必经的那个寨子时,车就没电了。继续向前推去,肯定不行;停放在路边,也不是办法。

最好是找户人家把车充好电,然后人走路过去,等回来了才能再骑车返城。

于是我一边推着车,一边眼睛朝路两边的人家巡睃。好不容易看到前面有一户人家的门开着,我把车推到

门口,朝屋里看,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不甘心放弃这一丝希望,就在门口大声问有无人在家。没有回应,我又到路边大声喊着。终于,男主人从三楼的栏杆边探出头来,问我有什么事。我把事情的缘由说了一遍,说希望能借他家的电充一下车,一个小时后回来取车回城。他爽快地答应了,说进门的右手边有插座,叫我自己推车进去充。我不胜感激,把车充上电后,就徒步向岳父家走去。

安步当车。沿途的风光,层林尽染,天高云淡,群鸟啁啾,我边走边看,怡然而自得。

回来的时候,那户人家的门依然开着,仍不见人影,我估摸着主人应该还在楼上,又在路边喊道:“主人家,我来取车了。”听到我的喊声,女主人走到栏杆边,对着楼下的我说:“你取去就是了。”我说:“我给您付点电费吧。”听到我说要付费,女主人连忙说:“不用! 如果是要你付费,我们刚才就不答应给你充电了。”听了主人这样热情的话,我除了连声地道谢以外,还能说什么呢? 此时,再多的话,也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。

“我走了! 主人家。谢谢您!”我说。

“好嘞! 慢行。”主人夫妇在楼上应答着。

我哼着小调,朝着回城的方向归去。阳光,正暖暖地照着。



绿水青山 杨慧涛 摄

地理

## 古树掩映火把村

□ 杨树荣

宾川鸡足山麓有个火把村,别名福林村。村子坐北向南,正好背靠着巍巍的鸡足山。从村子的对面远远望去,整个村子被古树林掩映着,古朴自然的白族民居,一色的青瓦白墙,给人一方绿水青山美如画的天空。

火把村为白族村庄,多少年来,村里的人们以勤劳和善良,一代一代传承着白族优秀的传统文化,保护着生态环保的绿色家园。

村子中央有一棵参天的古榕树,枝叶繁茂,树干粗壮,要十人才能合围,树形古怪,由许多纵向的皱纹线条组成,上面仿佛镌刻着火把村过去的历史。村里的老人说,火把村人最先安居的时间在明朝万历年间,这棵树是祖先种植的,至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它见证着火把村的发展变化,全村人都对它保护有加。村里还有一棵树,树高约十米,直径约三十厘米,枝叶茂盛,树叶如松针,又肥又绿,是比较珍贵的名树,学名为罗汉松,树龄在四百年左右。林业部门已为其制牌明告特别保护。还有一棵红山茶,据说是从鸡足山华严寺套种

的,也有上百年的树龄。每当茶花开放,大朵大朵的红山茶,开得满树火红。远看格外亮丽,充满无限生机。红红的一大块,仿佛映红了整个村子。

火把村的外围都是树,田间地头、路旁、沟边都种上了核桃树、板栗树。春天,树林开始变得生机勃勃,嫩绿的树芽在鸟语欢歌中为村子绘就一幅幅美丽的大地回春图;夏天,树林从浅绿变成了浓绿,洒下一片片绿荫,为村子增添了无限的生机,迎来了许多游客;秋天,核桃板栗成熟了,树枝被坠得沉甸甸的,人们在树下捡核桃收板栗,一派繁忙景象,为村子书写丰收的喜悦;冬天,树林开始换装,经过严寒的考验,洗去春夏秋的疲劳,迎接新年的开始。

如今,深秋时节,各家院子里和房前屋后的一棵棵柿花树硕果累累。在古老得发黑扭曲的躯干上,满树的红叶满树的柿花果,点缀着村子美丽的风景。这样的风景不禁让人赞叹:生活在古树掩映的村庄,真是房在林中立,人在画中游。